

“影子文本”与后殖民互文阅读

——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与古尔纳的《天堂》

王丽亚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古尔纳的小说《天堂》与多部经典作品存在互文关系,与康拉德《黑暗之心》的互文关系引发热议与争论。集中《天堂》围绕商旅行程展开的情节进程,多数评论采用后殖民文学批评惯用的“逆写帝国”阅读立场,认为作品意在反写前作,表达作者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强力抨击;侧重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上的非对应性,不少论者认为《天堂》的独创性在于其自身的故事与叙事艺术,与《黑暗之心》毫不相干。参照当代后殖民叙事学关于互文性的最新研究,文章分析《天堂》以暗指和象征手法与《黑暗之心》建立的历史关系与寓意勾连,揭示作品之间的主题互文关系。以暗含在主题层面的象征和比附关系反观“逆写帝国”,文章指出这一阅读立场的认识有限性,主张从后殖民小说叙事艺术入手,辨析作品与前作/“影子文本”潜在互文与对话关系。

关键词:《天堂》;《黑暗之心》;逆写帝国;影子文本;后殖民互文阅读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043-10

0 引言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的小说《天堂》(*Paradise*, 1994)与多个历史、宗教、文学文本存在互文关系(Deckard, 2806),其中与康拉德《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互文关系引发较大争议。聚焦两部作品中的旅行母题,不少评论认为,《黑暗之心》讲述了马洛的非洲腹地之行,展现了19世纪末欧洲人眼中的“黑暗大陆”,《天堂》则以非洲阿拉伯商旅为情节构架,呈现了欧洲殖民前东非地区族群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情节置换表明《天堂》“逆写”了《黑暗之心》(Hodapp, 2015: 90; Dasenbrock, 2005: 105; Maslen, 1996: 53; Jacobs, 2009: 79; Deandrea, 2009: 168)。与这一主导观点不同,有评论指出,《天堂》人物众多,但无一形象对应康拉德笔下的欧洲殖民者形象库尔茨(Kurtz),这一缺省表明作品重在讲述阿拉伯商旅故事,“逆写”之说难以成立(Innes, 2007; Siundu, 2013)。转向两部作品中不同的地理空间,我国学者指出,《天堂》与《黑暗之心》属于两个“平行的历史空间”,前

收稿日期:2024-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英语文学记事与研究”(23&ZD3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丽亚,女,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语小说与叙事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王丽亚.“影子文本”与后殖民互文阅读——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与古尔纳的《天堂》[J].外国语文,2025(1):43-52.

者关于东非海岸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的贸易空间,后者涉及非洲腹地(朱振武等,2023:91)。

从历史背景、故事内容与叙事样式看,《天堂》与《黑暗之心》差异显然。以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刚果自由邦”(1865—1909)为历史背景,《黑暗之心》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由马洛回忆前往非洲腹地象牙贸易站“拯救”库尔茨的历险经历。以柏林会议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非地区为背景,《天堂》以全知叙事讲述阿拉伯富商阿齐茨带领商队在桑吉巴尔至西部内陆地区的贸易活动。两部作品的情节进程都围绕旅程母题展开,但是行程与路线各不相同。马洛乘船从欧洲殖民总部布鲁塞尔启程,至非洲西海岸一条大河旁,溯河而上,直至内陆深处库尔茨管辖的贸易站;古尔纳笔下的阿拉伯商队从东非海岸出发,乘火车经坦葛(Tango)至达乞力马扎罗山区,徒步穿越山区和高原,经过大湖区,最终抵达刚果盆地。两部作品,各述其事,形式各异,评论界为何出现“逆写”与“平行”两个对峙立场?如何看待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针对上述两个议题展开讨论。文章先对“逆写帝国”模式进行辨析,指出这一抵抗式阅读立场存在的认识误区;在此基础上,参照当代互文理论研究提出的“无标记具体互文”概念,分析《天堂》以暗指和象征手法引发的互文联想,阐明作品与《黑暗之心》之间的主题互文关系。

1 摆脱“逆写帝国”桎梏

“逆写帝国”一语出自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形容20世纪80年代英语后殖民文学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影响。用拉什迪的话说,前殖民地英语作家以混杂的语言和文类进行创作,这股实验新风“从(殖民地)边缘进入(帝国)中心”,“逆写”帝国文学(Ashcroft et al., 2002:33)。1989年,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与其合著者在《帝国逆写》(*The Empire Writes Back*)一书中沿用“逆写”之说,把后殖民作家对欧洲文学经典的“挪用”(appropriation)与“停用”(abrogation)等写作策略概括为立场上的“逆写”,强调后殖民文学作品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与抨击(Ashcroft et al., 2002:32, 38-39)。“逆写帝国”说法具有后殖民批判立场,广泛用于后殖民文学创作与文本阐释。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写作模式,“逆写帝国”对抵抗文化帝国主义钳制、重建民族国家文学传统具有重要现实作用与思想意义。这一点十分重要,必须得到充分肯定。不过,“逆写帝国”存在两方面的认识局限。首先,它把殖民与后殖民看作先后发生且前后断裂的两个历史阶段,忽视两个阶段的交汇点与重叠处。“后殖民”之“后”不仅是时间界限,很多时候指权力话语、社会等级结构的延续(McClintock, 1994:292),因此,抵抗与抨击的对象不止于民族国家或族群外部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其次,“逆写帝国”片面强调作家对欧洲文学进行“抵抗阅读”,并以对立立场展开创作,这一姿态意味着将欧洲文学一并视

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产物,忽视欧洲文学内部差异性,包括对殖民主义的质疑与批判立场。从作家创作角度看,这一简单认识变相承认欧洲文学之优越地位。正如理论家麦克林托克与博艾莫所言,要求后殖民作家一味以“逆写”策略进行创作,相当于把非西方国家的文学艺术看作对欧洲文学的效仿(McClintock, 1994: 11; Boehmer, 2005: 4)。简言之,片面强调“逆写”,一味注重“抵抗”,相当于承认民族国家文学艺术是世界文学园地里一个永远的“迟到者”(Spivak, 1999: 228)。

值得关注的是,古尔纳对“逆写帝国”提出过明确批评。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文学评论界把阿契贝(Chinua Achebe 1930—2013)的小说《解体》(*Things Fall Apart*)看作对《黑暗之心》的“逆写”(Lewis, 2006: 93)。回顾这一现象,古尔纳指出,阿契贝从伊博族人(Igbo)的立场讲述非洲故事,这一策略堪称非洲文化“内部视角”,使得读者窥见非洲部落文化在内部父权制与外部殖民高压下的瓦解过程,但是,如果因此将两部作品置于彼此对立的写作立场,无疑是对两部作品的严重误读(Gurnah, 1994: ix)。关于《黑暗之心》借马洛非洲腹地之行描绘的史前非洲形象,古尔纳特别提到,他将以自己的创作方式予以回应(Gurnah, 1994: x-xi)。这番评论虽然不是谈论《天堂》的创作动机,不过,古尔纳对《黑暗之心》的关注,以及对个性化创作方式的强调,向我们透露了如下信息:《天堂》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黑暗之心》隐匿在故事背后,并以独特的方式引导读者发现二者之关系。

《天堂》叙述的重点是一战前后东非地区的阿拉伯商旅活动,以商旅叙事呈现东非地区族裔文化多样性(卢敏, 2022: 73)。对照《黑暗之心》,我们可以说,围绕商旅活动的叙事“逆写”了《黑暗之心》中马洛所见的黑暗大陆。不过,以商路旅程为空间构架,小说揭示了从东非海滨至内陆一带的族际冲突与文化歧视,从而使得两部作品的主题相互映衬,引发读者联想。同样重要的是,与商旅情节相交,小说讲述了穆斯林少年优素福(Yusuf)从其父亲的“抵债物”(rehani)到沦为德国殖民军“本土兵”(askaris)的苦难遭遇,由此揭露商业剥削和欧洲殖民对族群底层者的双重压迫。若以《黑暗之心》同名核心意象“黑暗”观察这一主题,我们可以看出,《天堂》既不是对《黑暗之心》的逆写,也不是与之“平行”的非洲故事,而是以“跨文本转化”(transtextual transformation)为策略作出的回应(Genette, 1997: 8)。根据热奈特的定义,“跨文本转化”指“两个或多个文本隐约共享的某些文学现象”,如比喻、刻板套话、短语措辞(Genette, 1977: 9)。有别于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普遍“互文性”,“跨文本转化”落点于某一作品对应另一具体作品中的某些具体文学现象,并以暗指和象征为策略,搭建作品之间的主题互文性(Cowart, 1993: 15)。这一基本特点显见于《天堂》对《黑暗之心》的地理暗指与人物象征手法。

阿齐兹的商队从东非海岸启程,乘火车经坦葛至达乞力马扎罗山区,徒步穿越山区和高原,经过大湖区,最终抵达刚果盆地。从地理空间上看,大湖区附近的山区也是《黑暗之

心》中库尔茨贸易站所在位置。相同的地理空间,使得内陆成为两部作品间的一个接榫点,连接起前后相连的两段历史:从比利时的刚果殖民地,到德属东非殖民地,《黑暗之心》和《天堂》呈现了欧洲列强由西向东对非洲大陆展开的侵吞与掠夺。与故事空间引发的互文关系密切相关,小说采用人物对话呈现商路上的闲聊,以此揭示族群之间的文化歧视。以东海岸文明人自居,商队成员把非洲内陆形容为野蛮区域,把贸易视为赋予野蛮人生命的现代使命——这一野蛮想象无异于马洛眼中的“黑暗之心”。与这一题旨相呼应,小说刻画了一个贪婪的商人形象阿齐茨,揭露商业剥削对族群文化的破坏;同时,通过一系列场景描写,作品描绘了多个凶残的欧洲殖民者形象,将抨击矛头指向欧洲殖民行径。

不同于“逆写帝国”模式,“对照阅读”关注后殖民文学作品以暗指和象征手法与具体作品建立的主题互文关系。用后殖民文学批评家弗雷泽的话说,当代后殖民作家摆脱“逆写帝国”强调的对峙立场,致力于多角度、个性化创作;同时,为了展开历史与文化对话,不少作品以暗指为修辞策略,使得作品与相应的欧洲经典形成主题映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策略将“逆写”关注的“前文本”移至作品背景,成为反衬作品自身独特性的一个“影子文本”(Fraser, 2000: 196)。作为比喻,“影子文本”(shadow text)之说点明了“前文本”对于后殖民文学作品而言的背景位置,强调的是后殖民小说本身的叙事艺术和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作为反衬作品独特性的一个历史参照,作为“影子文本”的文学经典以暗指和象征手法隐匿在作品的叙事手法中,其修辞目的在于引导读者展开互文阅读。

2 接触区里的族群多样性与文化歧视

集中于《黑暗之心》中马洛对非洲腹地的污名化描述,对比《天堂》商旅叙事呈现的族群文化多样性,不少评论家认为,《天堂》是对《黑暗之心》的“逆写”(Maslen, 1996; Deandrea, 2009; Jacobs, 2009; Deckard, 2010)。依照穆斯塔法的解释,《天堂》侧重于非洲阿拉伯商旅文化,展示了欧洲殖民入侵前东非地区多族群文化多样性,从而改写了康拉德笔下的“黑暗大陆”(Mustafa, 2015: 239-40)。这一解读指出了两部作品中截然不同的非洲形象。马洛眼中的非洲腹地好比“地狱之边缘”(Conrad, 2007: 19):一条宽阔的大河,两岸黑魃魃的原始丛林,像是史前“蛮荒时代”(Conrad, 2007: 52)。与此截然不同,围绕非洲阿拉伯商旅进程展开叙述,《天堂》展现了壮观多彩的自然风景和多族群文化景观。商队由西向东进入内陆,只见坦噶尼喀湖岸边青草茂密,绿树成荫,刚果河两岸绿意盎然,古树参天(76, 126);路途中不时遇见各色人群,如火车站里的印度人、大湖区的斯瓦希里人、内陆山间的索马里人、大瀑布附近的马赛人。族群不同,语言各异,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带阿拉伯口音的斯瓦希里语,或是带斯瓦希里口音的阿拉伯语,俨然是一个文化“接触区”(contact zone)。

根据普拉特的定义,“接触区”指殖民条件下不同族群共同生活的区域,以及在日常接触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包括强势一方对弱小方的遏制以及各种冲突(Pratt, 1992:6)。不同族群之间既相通交融又充满矛盾,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天堂》对商队的描写中。商队成员复杂,有印度人、索马里人,还有希腊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不过,商队属于东部地区赫赫有名的非洲阿拉伯富商阿齐兹,非洲阿拉伯人在商队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余族群则处于从属地位。

作为阿拉伯人在东非地区的商业竞争者,印度人在阿拉伯人眼里是一个野蛮民族。商队护卫阿卜杜拉(Abudula)每次提到印度人就恶语相加,说他们既无道德意识也无商业诚信,从本质上不同于阿拉伯人(119; 133)。小商贩哈密德与印度锡克教徒卡拉辛加(Kalasinga)保持生意往来,但动辄咒骂对方是“异教徒”(75-76);作为反击,卡拉辛加称阿拉伯人和非洲土著一样“愚蠢、野蛮”(85,95),并且扬言要把英语版《古兰经》翻译成斯瓦希利语,好让不懂阿拉伯语的“土著阿拉伯人”看到真主真面目(84,195)。

如果说哈密德与卡拉辛加之间的谩骂反映了两个族群之间公开的歧视与冲突,非洲内陆地区的原住民则完全处于商队集体“凝视”之下(Fanon, 2008:82)。当优素福向仆役哈利勒(Khalil)打听商旅活动时,对方严肃地说,目的地是非洲内陆深处,和那里的野蛮人做买卖(52,181)。商队行进中有人提及内陆居民,翻译称内陆人的生活方式原始落后,全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居民(145)。接近内陆地区时,阿卜杜拉警告大家即将进入野蛮人区域,惊恐与防御之态不言而喻(59;144)。说起内陆地带,胡塞因把坦噶尼喀湖以西地区形容为一大片“黑暗之地”,“需要走五百年才能走到头”(83-84)。从地理位置上看,胡塞因所谓的“黑暗之地”包括斯坦利瀑布上游一带,正是《黑暗之心》里库尔茨控制的象牙贸易区。这一地理暗指,特别是极具象征意义的“黑暗之地”一语,引发读者联想马洛所见的黑暗大陆,进而发现二者相同的野蛮想象。与古尔纳笔下的商旅之行形成对应,马洛溯河而上途中觉得自己“向着黑暗深处行进”(43);当船只绕过河湾时,他听到丛林中爆发一阵喊叫声,只见“无数黑色手臂在挥动,无数的手在击掌,无数的脚在踩地,无数的身体在摇摆,无数的眼睛在转动”,眼前景象让马洛深信非洲是史前大陆,而丛林里这些“史前人”(the prehistoric man)本质上不同于欧洲白人(Conrad, 2007:43)。以马洛的“史前非洲”想象反观胡塞因想象的“黑暗之地”,我们可以看到,二者都把非洲内陆看作史前蛮荒之地,不同的只是各自代表的立场不同:马洛以欧洲文明使者自居,胡塞因以东非海滨地区为文明之地。

带着野蛮想象前进,商队来到大湖区马赛人居住的小镇。宽敞宁静的街道上,有两个马赛族男子大步走过。他们戴着珠链,脚踩皮革凉鞋,紧实的头发辫子染成土红色,身上涂抹着褐色黄泥。阿卜杜拉惊呼见到了“野蛮人”真面貌(59),商队中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述

这些“野蛮人”如何嗜血为生,听众立刻表示,这些人是罪恶的化身(59)。从外貌和服饰生出食人想象,这一歧视使读者联想到《黑暗之心》中马洛对黑人司炉工和黑人舵手的描述。司炉工的头发像羊毛卷一样奇怪,帽子上插满羽毛,脸颊两边各有三道用作装饰的疤痕,牙齿像是用锉刀锉过一样平整;在马洛眼里,司炉工是个“野蛮人”(Conrad 45);黑人舵手来自海岸地区某个部落,“戴着一对黄铜耳环,从腰部到脚踝紧裹着一块蓝布”,马洛觉得他十分“自命不凡”,“且十分反复无常”(Conrad, 2007:54)。故事场景不同,种族歧视立场大同小异。

阿拉伯人把非洲内陆看作黑暗之地,把原住民看作野蛮人,这一文化歧视表明,非洲阿拉伯人拒绝认同“非洲阿拉伯人”中的非洲成分。依据史料可知,非洲阿拉伯人包含了非洲和阿拉伯文化。大约在公元7世纪前后阿拉伯人来到东非海岸,与当地原住民通婚联姻,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斯瓦希里人(Swahilis)以及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以班图语为基础,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汲取大量词语,发展为东非“斯瓦希里文化区”的通用语(Gilbert, 2002:9)。可以说,斯瓦希里文化区融合了非洲和阿拉伯文化,成为非洲阿拉伯人共同的家园。与这一杂糅身份形成反差,《天堂》里的非洲阿拉伯群体接受身份中的非洲性。哈密德强调自己属于东部海滨,只是时运不济才生活在内陆“黑暗之地”(83);同样,优素福的父亲抱怨周围不是不信真主的异教徒就是崇拜“精灵与魔鬼”的“野蛮人”(6)。与此相应,阿拉伯文化成为这一群体的身份标志。优素福不懂阿拉伯语,哈密德夫妇为此惊恐不安。在他们看来,非洲阿拉伯人如果不懂阿拉伯语,不会读阿拉伯语《古兰经》,这就与非洲部落野蛮人无异(118,99)。显然是为了凸显这一偏狭认识,小说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哈密德每天检查饲养的一群白鸽,如果发现有杂色的鸽子,就将其杀死(65)。叙述者对这一立场的讥讽之意跃然纸上。

3 库尔茨形象的双重象征

集中于《黑暗之心》中殖民者形象库尔茨,对比《天堂》主要人物关系,许多评论指出,《天堂》众多人物中无一形象对应于康拉德笔下的殖民者,这一特点表明,作品叙述的重点不是欧洲殖民,而是阿拉伯商旅(Innes, 2007; Siundu, 2013:108; Kearney, 2006:50)。提及这一议题,巴道夫认为,阿齐兹是核心人物,其商业活动使得故事中的非洲阿拉伯群体具有了秩序(Bardolph, 1997:88)。比起商旅活动在故事里的中心位置,与欧洲殖民有关的描写显得无关宏旨,例如直到故事结尾才出现欧洲殖民军(Sarvan, 1995:209)。集中于故事世界里的商旅活动,上述解读忽视作品赋予背景描写的历史所指。以场景描写为主要策略,《天堂》多次提到欧洲殖民军;同时,采用优素福的视角,小说将各不相同但意义相近的场景插入围绕情节进程中,使得欧洲列强入侵东非这一背景渐次进入故事前景。

小说开篇,优素福在火车站里看到一男一女两个欧洲人;欧洲男人冲着他龇牙咧嘴,低吼一声;站台旁边的仓库上方插着一面黄旗,上面印着一只怒目圆瞪的黑鸟(1-2)。无论是欧洲男人,还是旗帜上的黑鸟,在优素福眼里都是凶残的吞噬者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旗帜上的黑鸟让优素福感到恐怖,不过,对于读者而言,这一形象指向 1885—1919 年间所谓的“德属东非”(Deutsch-Ostafrika)。换言之,故事开篇时,德国殖民军已经进入东非地区。随着情节发展,小说在讲述商旅活动的同时多次提到德国殖民军。哈密德一行来到大湖区附近的瀑布旁,看到不远处有个欧洲人正“横眉怒目盯着他们”(78);商队进入内陆小镇,只见一个殖民军官带着荷枪实弹的随行强行征集本土士兵(169)。从商路上偶然遇见欧洲人,到发现殖民军队进入内陆小镇,穿插在商旅叙事中的这些场景描写前后相续,凸显了东非地区快速沦为德国殖民地的时间过程。

东非沦为欧洲殖民地,这一剧变对于非洲阿拉伯族群而言意味着阿拉伯商旅文化行将告终。当商队行至通往大湖区的塔亚里镇(Tayari)时,阿齐兹回忆起首次来到此地时的情形,讲起了这一带在阿曼人统治时期的历史,其中提到提普·提卜(Tippu Tip)控制的历史变迁(130-131)。提普·提卜(1837-1905)是 19 世纪东非至内陆著名的阿拉伯商人,原名叫“Muhammad al-Murjebi”,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距离刚果河上游的纳亚吉维(Nyangwe)建立了象牙贸易帝国。19 世纪末,利奥波德二世控制刚果,提普·提卜从此失去了从内陆至桑吉巴尔的商路以及生意(Sheriff, 1987: 190)。阿齐兹的回忆与其说是缅怀历史,不如说是预见历史巨变。事实上,他在第一趟商旅后就告诉随行,欧洲人即将封锁通往腹地的商路(91)。这一预见很快成为现实。结束第二次商旅,阿卜杜拉告诉村民,“再无下一次商旅了”,通往内陆的“所有地方都已经被欧洲人占领”(185)。至故事结尾,德国殖民军占领整个东非地区。采用优素福视角,小说再次描绘他看到的殖民军形象:“他(殖民军官)脸上的皮肤绷紧而光滑,像是被烫伤过或染过疾病。他脸上挂着微笑,但显得僵硬而畸形;牙齿裸露着,脸上紧绷的肌肉像是已经腐烂,而嘴巴周围的皮肤也已经脱落。”(245)

与故事开篇对欧洲人的远距离观察不同,优素福此时躲在店铺的门后,透过门缝近距离看到了殖民者的脸庞:脸上皮肤绷紧,笑容僵硬,牙齿裸露,俨然死尸的面孔(245)。这里的描述取自优素福的观察角度,不过,复合从属连词“as if”及其状语从句表明,所用词语来自叙述者。根据布思的观点,这种语言方式带有明显的作者立场,其修辞意图在于邀请读者体会人物感知,进而加深对主题意义的理解(Booth, 1983: 184)。作为作者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段,我们可以将它略作引申,把它看作引发读者与相关作品产生比照阅读的邀约姿态。以逐渐进入前景位置的欧洲殖民入侵背景反观优素福眼中的殖民军脸庞及其僵尸意象,我们或许联想起《黑暗之心》中的一个场景。在离库尔茨贸易站的不远的地方,马洛从望远镜里看到,库尔茨“幽灵般的眼睛从骷髅样的眼窝里发出幽光,骷髅般的脑袋频频点

头”(Conrad, 2007:74)。场景不同,但形象所指及其象征意义十分相似:优素福所见的殖民军人指向德国在东非的军事殖民,马洛看到的库尔茨代表19世纪欧洲在非洲大陆展开的殖民主义。作为殖民行径样式之一,德国在东非地区的军事殖民凸显了一战前后欧洲列强在非洲展开的血腥竞争。从这个意义上看,优素福眼里的德国军人堪称库尔茨的化身。

众所周知,库尔茨是《黑暗之心》里的核心人物,也是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形象代表,用故事中俄国水手的话说,“整个欧洲造就了库尔茨”(Conrad, 2007:61)。富有象征意义的概述使得这一人物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原型,为后来读者熟知(Parry, 2007:47; Hay, 1963:134)。作为原型,库尔茨在不同作品中不断变形,其象征意义也因语境不同而不同(Evans, 1956:60)。《天堂》采用优素福的视角描写德国殖民军,揭露了欧洲殖民给东非文化接触区造成的深重灾难,这一策略使得作品成为“古尔纳版的‘黑暗之心’”(Kearney, 2006:50)。需要指出的是,作品抨击的对象不止于此。围绕优素福与阿齐茨之间“抵债物”与“奴隶主”的关系,通过描述优素福对这一关系的认识过程,小说揭露了阿拉伯商人对族群底层群体的剥削与压迫。换言之,库尔茨形象隐喻的贪婪与凶残也是族群内部的“黑暗之心”。这一题旨主要体现在优素福对阿齐茨真面目的认识过程。

在优素福的记忆中,他在12岁那年跟随“阿齐茨叔叔”来到东部海滨。然而,他从哈利勒那里得知,阿齐茨的商业活动名为买卖,实为变相掠夺:他在桑给巴尔低价买入日常用品,雇佣队商将货物运往内陆地区高价售出,同时低价收购当地象牙、麝香等土特产;回到东海岸后,他把土特产高价卖给中间商。除了低买高卖,阿齐茨向难以维持生计的非洲阿拉伯人放债,一旦对方无法依照约定如期偿还债务就以契约为名带走负债人的儿女。优素福、哈利勒及其妹妹阿明娜(Amina),都是这样成为“抵债物”(25),终生为阿齐茨所有(191-202)。用哈密德的话说,阿齐茨的行径无异于历史上的奴隶贩子(44,89)。这一残酷的事实让优素福意识到,自己早已“被遗弃”在一个“无名角落”,无处可去(175, 180, 191, 234)。在故事结尾,德国殖民军四处征用本土兵,而阿齐茨在此时关上了通往花园的大门,优素福朝着远去的本土兵队伍跑去(247),沦为殖民统治与奴隶制双重压迫下的囚徒(Kearney, 2006:50)。

4 结语

作为世界文学园地里的“英语书”(Bhabha, 1994:148),《黑暗之心》持续影响现当代英语作家,并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于许多当代后殖民小说中,古尔纳的《天堂》堪称众多“康拉德的回音”(Conradian echoes)中的典型代表(Miller, 2007:131)。以商旅活动为叙事主体,小说展现了殖民前东非地区文化多样性与族际冲突并存的“接触区”,有力地回应了《黑暗之心》中马洛所见的蛮荒非洲景象。与这一立场相应,小说塑造了一个贪婪的商人

形象,并以场景描写将这一形象与欧洲殖民者相关联,赋予形象同时指向族群内商业剥削与外部殖民掠夺。与《黑暗之心》里的库尔茨形成对照,古尔纳笔下的“库尔茨”直指东非地区殖民前后族群内外的剥削与掠夺。

参考文献:

- Ashcroft, Bill. 2002. Gareth Griffiths, Hele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M]. London: Routledge.
- Bardolph, Jacqueline. 1997.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and *Admiring Silence*: History, Stories and the Figure of the Uncle. [G]// Derek Wright. *Contemporary African Fiction*. Bayreuth: Bayreuth University, 77-89.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 Booth, Wayne C.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Boehmer, Elleke. 2005.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igrant Metaphor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rad, Joseph. 2007[1899] *Heart of Darkness*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Cowart, David. 1993. *Literary Symbiosis: The Reconfigured Text in Twentieth-Century Writing* [M].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
- Dasenbrock, Reed Way. 2005. Imitation Versus Contestation: Walcott's Postcolonial Shakespeare [J]. *Callaloo*. Winter(1): 104-113.
- Deckard, Sharae. 2009. *Paradise Discourse,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xploiting Eden* [M]. New York: Routledge. eBook.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eandrea, Pietro. 2009. Dark Paradises: David Dabydeen's and Abdulrazak Gurnah's Postcolonial Re-writings of *Heart of Darkness*. [G]// Georges Letissier. *Rewriting/Reprising: Plural Intertextualitie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67-82.
- Evans, Robert. 1956. Conrad's Underworld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2): 56-62.
- Fanon, Frantz. 2008. *Black Skin, White Masks* [M].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London: Pluto Press.
- Fraser, Robert. 2000. *Lifting the Sentence: A Poetics of Postcolonial Fiction*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enette, Gerard. 1997.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M]. Trans. Claude Doubinsky,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Gilbert, Erik. 2002. Coastal East Africa and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Long-Distance Trade, Empire, Migration, and Regional Unity, 1750-1970 [J] *The History Teacher* (1): 7-34.
- Gurnah, Abdulrazak. 2004. *Paradise* [M]. London: Bloomsbury. (本文对《天堂》的引用均出自该书,文中仅标注页码)
- Gurnah, Abdulrazak. 1994. *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 I: A Re-evaluation* [M]. Westport: Heinemann.
- Hay, Eloise. 1963. *The Political Novels of Joseph Conra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dapp, James. 2015. Imagining Unmediated Early Swahili Narratives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J]. *English in Africa* (2): 89-107.
- Innes, C. L. 2007.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in Englis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arney, J. A. 2006. Abdulrazak Gurnah and the "Disabling Complexities of Prochial Realities" [J]. *English in Africa* (1): 47-58.
- Jacobs, J. U. 2009. Trading Places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2): 77-89.

- Lewis, Alexandra. 2006.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nd the Ongoing Process of “Writing Back.” [J] *Journal of Af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93-116.
- McClintock, Ann. 1994. The Angles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 [G]//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tma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1-304.
- Maslen, Elizabeth. 1996. Stories, Constructions and Deconstructions: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J]. *Wasafiri* (24): 53-57.
- McClintock, Anne.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M]. New York: Routledge.
- Miller, David. 2007. Recent Writing and Conrad[J]. *The Conradian* (2): 129-137.
- Mustafa, Fawzia. 2015. Gurnah and Naipaul: Intersections of “Paradise” and “A Bend in the River” [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 232-63.
- Parry, Benita. 2005. The Moment and After-Life of *Heart of Darkness* [G]//Carola Kaplan et al. *Conrad in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39-53.
- Pratt, Mary Louise.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M]. London: Routledge.
- Sarvan, Charles. 1995. Review, *Paradise* by Abdulrazak Gurnah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209-210.
- Sheriff, Abdul. 1987.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M]. London: James Currey.
- Siundu, Godwin. 2013. Honour and Shame in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in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s[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1): 105-16.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9.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卢敏. 2022. 古尔纳《天堂》中的商旅叙事[J]. *外国文学研究* (2):68-79.
- 朱振武, 陈平. 2023. 古尔纳的《天堂》与东非贸易图景[J]. *社会科学* (2):90-98.

The Shadow Text Behind Postcolonial Writing: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in Gurnah’s *Paradise*

WANG Liya

Abstract: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1994) displays rich intertextual connections with several classical texts, among whic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appears as primal. Confined within the postcolonial “writing back” model, critics generally believe the novel is an isomorphic reversal of the imperial text. For critics who reject this reading stance, *Paradise* is uniquely African in that it tells the story of African Arabs at a time different from Conrad’s narrative. Arguing against the combative and isomorphic reading mode, this essay demonstrates that *Paradise* builds up an implied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at the thematic level to *Heart of Darkness* through allusion and characterological symbolism. Revolving round the caravan journeys, *Paradise* alludes to Africa interior in *Heart of Darkness*, which evokes parallel readings of the two texts at the thematic level. Corroborating this thematic intertextuality, *Paradise* depicts Azziz as a ruthless merchant whose exploitation is symbolically associative with Conrad’s Kurtz. In arguing so, this reading proposes a postcolonial intertextuality that directs reading the postcolonial text in its own merits while not neglecting its thematic parallels to its classical predecessor as a “shadow text”.

Key words: *Paradise*; *Heart of Darkness*; the empire-write-back; shadow text; postcolonial intertextuality

责任编辑:龙丹